

冊  
八

三

國

志

國



魏書二十四

三國志二十四

韓崔高孫王傳第二十四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也

楚國先賢傳曰暨韓王信之後祖術河東太守父純南郡太守

同縣豪右陳茂

譖暨父兄幾致大辟暨陽不以為言庸貨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呼

尋禽茂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名姓

隱居避亂魯陽山中山民合黨欲行寇掠暨散家財以供牛酒請

其渠帥為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為害避表術命召徙居山都之

山荆州牧劉表禮辟遂遯逃南居孱陵界所在見敬愛而表深恨

之暨懼應命除空城長太祖平荆州辟為丞相士曹屬後遷樂陵

太守徙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蒲拜反為排以吹炭每一孰石用馬百匹更

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

七年器用充實制書褒歎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文帝踐阼封



宜城亭侯黃初七年遷太常進封南鄉亭侯邑二百戶時新都洛

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祏祏音石春秋傳曰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注曰宗廟所以藏主石室者皆在鄴都暨奏

請迎鄴四廟神主建立洛陽廟四時蒸嘗親奉粢盛崇明正禮廢

去淫祀多所匡正在官八年以疾遜位景初二年春詔曰太中大

夫韓暨澡身浴德志節高潔年踰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

益劭者也其以暨為司徒夏四月薨遺令斂以時服葬為土藏諡

曰恭侯楚國先賢傳曰暨臨終遺言曰夫俗奢者示之以儉儉則節之以禮歷見前代送終過制失之甚矣若爾曹敬聽吾言斂以時服葬以土藏穿單便葬送以瓦器慎勿有增益又上

疏曰生有益於民死猶不害於民況臣備位台司在職日淺未能宣揚聖德以廣益黎庶寢疾彌留奄即幽冥方今百姓農務不空勞役乞不令洛陽吏民供設喪具懼國典有常使臣私願不得

展從謹冒以聞惟蒙哀許帝得表嗟歎乃詔曰故司徒韓暨積德履行忠以立朝至於黃髮直亮不虧既登三事望獲毗輔之助如何奄忽天命不永曾參臨沒易簣以禮晏嬰尚儉遣車降制今

司徒知命遺言卹民必欲從約可謂善始令終者也其喪禮所設子肇嗣肇薨子邦嗣

皆如故事有所闕特賜温明祕器衣一稱五時朝服玉具劍佩新城太守坐舉野王故吏為

新城計吏武帝大怒遂殺邦暨次子繇高陽太守繇子洪侍御史洪子壽字德真晉諸公贊曰自

賢已下世治素業壽能敦尚家風性尤忠厚早歷清職惠帝踐阼為散騎常侍遷守河南尹病卒贈驃騎將軍壽妻賈充女充無後以壽子謚為嗣弱冠為祕書監侍中性驕佚而才出眾少子蔚

亦有器望並為趙王倫所誅韓氏遂滅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時晚成宗族莫知惟從兄琰異

之太祖定冀州召除鄔長貧無車馬單步之官太祖征壺關問長

吏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張陟以林對於是擢為冀州主簿徙署別

駕丞相掾屬魏國既建稍遷御史中丞文帝踐阼拜尚書出為幽

州刺史北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

吳中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也杖節統事州郡莫不奉戕致敬

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修斬卿使君寧能護卿邪別

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屣寧當相累耶此州與胡

虜接宜鎮之以靜擾之則動其逆心特為國家生北顧憂以此為

寄在官一期寇竊寢息按王氏譜雄字元伯太保祥之宗也魏名臣奏載安定太守孟道薦雄曰臣聞明君以求賢為業忠臣以進善為效故易稱

拔茅連茹傳曰舉爾所知臣不自量竊慕其義臣昔以入乏謬充備部職時涿郡太守王雄為西部從事與臣同僚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謀歷試三縣政成人和在近職奉宣威恩懷柔有術清



慎持法臣往年出使經過雄郡自說特受陛下拔擢之恩常勵節精心思授命為効言辭激揚情  
趣款惻臣雖愚闇不識真偽以謂雄才兼資文武忠烈之性踰越倫輩今涿郡領戶三千孤寡之  
家參居其半北有守兵藩衛之固誠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幹也臣受恩深厚無以報國不勝樓  
樓淺見之情謹冒陳聞詔曰昔蕭何薦韓信鄧禹進吳漢惟賢知賢也雄有膽智技能文武之姿  
吾宿知之今便以參散騎之選方使少在吾門下知指歸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  
騎然後出據州郡是吾本意也雄後為幽州刺史子渾涼州刺史次子平北將軍司徒安豐侯侯  
渾之子太尉武陵侯侯衍魏名臣奏載侍中辛毗奏曰昔桓階為尚書令以崔林非尚書才遷以為河間太守與此傳不同猶以不事上司左遷河間太守清論多為林怨也

朝廷嘉其遠至褒賞其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間使連屬林恐  
所遣或非真的權取疏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護送  
所損滋多勞所養之民資無益之事為夷狄所笑此曩時之所患  
也乃移書燉煌喻指并錄前世待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恒常明  
帝即位賜爵關內侯轉光祿勳司隸校尉屬郡皆罷非法除過負  
吏林為政推誠簡存大體是以去後每輒見思散騎常侍劉劭作  
考課論制下百僚林議曰按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

以陵遲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  
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備之以科條申之以內外增減  
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臯陶仕虞  
伊尹臣殷不仁者遠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亂易曰易簡  
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隨宜設辟以遺來今不患不法古也以爲  
今之制度不為疏闊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  
重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景初元年司徒司空竝缺散騎侍郎孟  
康薦林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杖義  
之士足為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隸校尉崔林稟自然之正性聽  
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忠直不回則史魚之儔清儉守  
約則季文之匹也特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為外司萬里肅齊誠台  
輔之妙器袞職之良才也後年遂為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戶



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

臣松之以為漢封丞相邑為荀悅所譏魏封三公其失同也

頃之又進封安陽鄉

侯魯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祠辟雍行禮必祭先

師王家出穀春秋祭祀今宗聖侯奉嗣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牢

長吏奉祀尊為貴神制三府議博士傅祇以春秋傳言立在祀典

則孔子是也宗聖適足繼絕世章盛德耳至於顯立言崇明德則

宜如魯相所上林議以為宗聖侯亦以王命祀不為未有命也周

武王封黃帝堯舜之後及立三恪禹湯之世不列于時復特命他

官祭也今周公已上達於三皇忽焉不祀而其禮經亦存其言今

獨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後特受無疆之祀禮過古帝

義踰湯武可謂崇明報德矣無復重祀於非族也

臣松之以為孟軻稱宰我之辭曰以子觀夫子

賢於堯舜遠矣又曰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斯非通賢之格言商較之定準乎雖妙極則同萬聖猶一然厚薄異時質文殊用或當時則榮沒則已焉是以遺風所被實有深淺若乃經緯天人立言垂制百王莫之能違彞倫資之以立誠一人而已耳周監二代斯文為盛然於六經之道未能及其精致加以聖賢不與曠年五百道化陵夷憲章殆滅若使時無孔門則周典幾乎息

備已甚

陋哉林  
議者愧  
于極福  
多矣  
陳氏載  
非即召  
則其元

又分林邑封一子列侯正始五年薨諡曰孝侯子述嗣

射為人亮濟趙王倫篡位隨與其事倫敗隨亦廢錮而卒林孫璋性率而疎至太子右衛率也初林識拔同郡王經於民伍之中卒為名士世以此稱之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也父靖為蜀郡都尉

陳留耆舊傳曰靖高祖父固不仕王莽世為淮陽太守所害以

烈節垂名固子慎字孝甫敦厚少華有沈深之量撫育孤兄子五人恩義甚篤琅邪相何爽嘉其行履以女妻焉英即車騎將軍熙之父也慎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草屋蓬戶竟在無儲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為儲畜以遺子孫乎慎曰我以勤身清名為之基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承初中螟蝗為害獨不食式麥圍令周疆以表州郡太守楊舜舉式孝子讓不行後以孝廉為郎次

雄竝起陳留四戰之地也曹將軍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

安坐守也而張府君先得志於陳留吾恐變乘間作也欲與諸君

避之眾人皆以張邈與太祖善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表

紹甥也

謝承漢書曰幹字元木才志弘邈文武秀出父躬蜀郡太守祖賜司隸校尉按陳留耆舊傳及謝承書幹應為柔從父非從兄也未如何者為誤

呼柔柔舉宗從之會靖卒於西州時道路艱澀兵寇縱橫而柔冒

在河北



艱險詣蜀迎喪辛苦荼毒無所不嘗三年乃還太祖平表氏以柔  
爲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奸吏數人皆自引去柔教曰昔邴吉臨政  
吏嘗有非猶尚容之況此諸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召復之咸還皆  
自勵咸爲佳吏高幹旣降頃之以并州叛柔自歸太祖太祖欲因  
事誅之以爲刺奸令史處法允當獄無留滯辟爲丞相倉曹屬魏氏  
春秋曰柔旣處法平允又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柔哀之徐解裘覆柔而去自是辟焉太祖欲遣鍾繇等討張  
魯柔諫以爲今猥遣大兵西有韓遂馬超謂爲已舉將相扇動作  
逆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  
果反魏國初建爲尚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令曰夫治定之化以  
禮爲首撥亂之政以刑爲先是以舜流四凶族皐陶作士漢祖除  
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識平當明于憲典勉恤之哉鼓吹宋金等  
在合肥亡逃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

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啓曰士卒亡軍誠  
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  
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  
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  
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卽止不殺  
金母弟蒙活者甚衆遷爲潁川太守復還爲法曹掾時置校事盧  
洪趙達等使察群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旣非  
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  
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  
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奸利發太祖殺之以謝  
於柔文帝踐阼以柔爲治書侍御史賜爵關內侯轉加治書執法  
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



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奸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爲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卽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於是遂絕投事劉慈等自黃初初數年之間舉吏民奸罪以萬數柔皆請懲虛實其餘小小挂法者不過罰金四年遷爲廷尉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仗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竝以元勲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宗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

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弘益大化帝嘉納焉帝以宿嫌欲枉法誅治書執法鮑勛而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遂召柔詣臺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考竟勛勛死乃遣柔還寺明帝卽位封柔延壽亭侯時博士執經柔上疏曰臣聞遵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義昔漢末陵遲禮樂崩壞雄戰虎爭以戰陣爲務遂使儒林之羣幽隱而不顯太祖初興愍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卽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迪叡哲敷弘大猷光濟先軌雖夏啓之承基周成之繼業誠無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經明行修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權非所以崇顯儒術帥

數印  
明帝  
何故不



勵怠惰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  
隆卓茂摛紳競慕臣以爲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  
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爲弘帝納之後大  
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充盈後宮後宮皇子連天繼嗣未育  
柔上疏曰二虜狡猾潛自講肄謀動干戈未圖束手宜畜養將士  
繕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頃興造殿舍上下勞擾若使吳蜀知人虛  
實通謀并執復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  
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  
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  
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昔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  
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滋多陛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頃皇子  
連多天逝熊羆之祥又未感應羣下之心莫不悒戚周禮天子后

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旣以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  
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爲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  
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爲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  
矣帝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時獵法甚峻  
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  
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  
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邪柔曰  
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辭指深  
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卽還訊各當其罪時制吏遭大喪者百日後  
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受敕當行以疾病爲辭  
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柔見弘信甚羸劣奏陳其  
事宜加寬貸帝乃詔曰孝哉弘也其原之初公孫淵兄晃爲叔父

解弘



恭任內侍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柔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之類誠應梟縣勿使遺育而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為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為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斂於宅孫盛曰聞五帝無誥誓之文三王無盟誓之事然則盟誓之文始自三季實任之作起於周微夫貞夫之一則天地可動機心內萌則鷓鴣鳥不下況信不足焉而祈物之必附猜生於我而望彼之必懷何異挾冰求温抱炭希涼者哉且夫要功之倫陵肆之類莫不背情任計昧利忘親縱懷慈孝之愛或慮傾身之禍是以周鄭交惡漢高請羹隗囂捐子馬超背父其為酷忍如此之極也安在其因質委誠取任永固哉世主若能遠覽先王閑邪之至道近鑒狡肆徇利之凶心勝之以解網之仁致之以來蘇之惠耀之以雷霆之威潤之以時雨之施則不恭可斂衽於一朝咆哮可屈膝於象魏矣何必拘厥親以來其情逼所愛以制其命乎苟不能然而仗夫計術籠之以權數檢之以一切雖覽一室而庶徵於四海法生鄙局冀或半之暫益自不得不有不忍之刑以遂辜戮之罰亦猶瀆盟由平一人而云俾墜其師無克遺育之言耳豈得復引四罪不及之典司馬牛獲麟之義乎假令任者皆不保其父兄輒有二三之言曲哀其意而悉活

之則長人子危親自存之悖子弟雖賢必無刑戮之憂父兄雖逆終無勦絕之慮柔不究明此術非盛王之道宜開張遠義蠲此近制而陳法內之刑以申一人之命可謂心存小善非王者之體古者殺人之中又有仁焉刑之於獄未為失也臣松之以為辨章事理貴得當時之宜無為虛唱大言而終歸無用浮誕之論不切於實猶若畫魑魅之象而躐於犬馬之形也質任之與非防近世況三方鼎峙遼東偏遠羈其親屬以防未然不為非矣柔謂晃有先言之善宜蒙原心之宥而盛責柔不能開張遠理蠲此近制不達此言竟為何謂若云猜防為非質任宜廢是謂應大明先王之道不預任者生死也晃之為任歷年已久豈得於殺活之際方論至理之本是何異叢棘既繁事須剖決空論刑措之美無聞當不之實哉其為迂濶亦已甚矣漢高事窮理迫權以濟親而總之酷忍之科既已大有所詘且自古已來未有子弟妄告父兄以圖全身者自存之悖未之或聞晃以兄告弟而其事果驗謂晃應殺將以退防若言之亦死不言亦死豈不杜歸善之心失正刑之中哉昔趙括之母以先請獲免鍾會之兄以密言全千古今此比蓋為不少晃之前言事同斯例而獨遇否閉良可哀哉是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為務儉用為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為之飢一婦不織或為之寒中間已來百姓供給眾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不能禦至如榮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

之則長人子危親自存之悖子弟雖賢必無刑戮之憂父兄雖逆終無勦絕之慮柔不究明此術非盛王之道宜開張遠義蠲此近制而陳法內之刑以申一人之命可謂心存小善非王者之體古者殺人之中又有仁焉刑之於獄未為失也臣松之以為辨章事理貴得當時之宜無為虛唱大言而終歸無用浮誕之論不切於實猶若畫魑魅之象而躐於犬馬之形也質任之與非防近世況三方鼎峙遼東偏遠羈其親屬以防未然不為非矣柔謂晃有先言之善宜蒙原心之宥而盛責柔不能開張遠理蠲此近制不達此言竟為何謂若云猜防為非質任宜廢是謂應大明先王之道不預任者生死也晃之為任歷年已久豈得於殺活之際方論至理之本是何異叢棘既繁事須剖決空論刑措之美無聞當不之實哉其為迂濶亦已甚矣漢高事窮理迫權以濟親而總之酷忍之科既已大有所詘且自古已來未有子弟妄告父兄以圖全身者自存之悖未之或聞晃以兄告弟而其事果驗謂晃應殺將以退防若言之亦死不言亦死豈不杜歸善之心失正刑之中哉昔趙括之母以先請獲免鍾會之兄以密言全千古今此比蓋為不少晃之前言事同斯例而獨遇否閉良可哀哉是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為務儉用為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為之飢一婦不織或為之寒中間已來百姓供給眾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不能禦至如榮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



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  
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捕鹿  
遂除其禁則衆庶永濟莫不悅預矣魏名臣奏載桑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  
不早取此鹿者誠欲使極蕃息然後大取  
以為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為今鹿但有日耗終無從得多也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臣  
下計無慮其中有虎大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狐萬頭使大虎一頭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百二  
十鹿是為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為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  
八千頭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間是為萬狐一月共食  
鹿子三萬頭也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其鵬鵠所害  
臣置不計以此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為便也頃之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  
還營以為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  
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桑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  
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  
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桑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讐乎對曰  
夫良善與人無讐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  
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桑乃見子文問所坐

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  
桑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應  
對不次桑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  
埋藏處所桑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屍詔書復盈母  
子為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為戒在官二十三年轉為太常旬日遷  
司空後徙司徒太傅司馬宣王奏免曹爽皇太后詔召桑假節行  
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傅謂桑曰君為周勃矣爽誅進封萬歲鄉侯  
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安國侯轉為太尉常道鄉公即位增邑并前  
四千前後封二子亭侯景元四年年九十薨諡曰元侯孫渾嗣咸  
熙中開建五等以桑等著勳前朝改封渾昌陸子晉諸公贊曰桑長子傅  
大將軍掾次誕歷三州

刺史太僕誕放率不倫而決烈過人次光字宣茂少習家業明練法理晉武帝世為黃沙御史與  
中丞同遷守廷尉後即真兄誕與光異操謂光小節常輕侮之而光事誕愈謹終於尚書令追贈  
司空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太祖平幽州召爲司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旣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奸主簿溫恢恢嘉之具白太祖各減死一等後除河間郡丞稍遷熒陽都尉魯山中賊數百人保固險阻爲民作害乃徙禮爲魯相禮至官出俸穀發吏民募首級招納降附使還爲間應時平泰歷山陽平原平昌琅邪太守從大司馬曹休征吳於夾石口禮諫以爲不可深入不從而敗遷陽平太守入爲尚書明帝方修宮室而節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固爭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促遣民作時李惠監作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奇其意而不責也帝獵於大石山虎趨乘輿禮便投鞭下馬欲奮劍斫虎詔令禮上馬明帝臨崩之時以曹爽爲大將軍宜得良佐

於牀下受遺詔拜禮大將軍長史加散騎常侍禮亮直不撓爽弗便也以爲揚州刺史加伏波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侵犯時州兵休使在者無幾禮躬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自旦及暮將士死傷過半禮犯蹈白刃馬被數創手秉枹鼓奮不顧身賊衆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匹禮爲死事者設祀哭臨哀號發心皆以絹付亡者家無以入身徵拜少府出爲荊州刺史遷冀州牧太傅司馬宣王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爲驗聽者以先老爲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榎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仇讐如今所聞雖臯陶猶將爲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昔成王以桐葉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



州乎宣王曰是也當別下圖禮到按圖空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疏曰管仲霸者之佐其器又小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爲限而郇以馬丹侯爲驗詐以鳴犢河爲界假虛訟訴疑誤臺閣竊聞衆口鑠金浮石沈木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按槲校也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爵隄在高唐西南所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謂長歎息流涕者也按解與圖奏而郇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尸祿素餐輒束帶著履駕車待放爽見禮奏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在家期年衆人多以爲言除城門校尉時匈奴王劉靖部衆彊盛而鮮卑數寇邊乃以禮爲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往見太傅司馬宣王有忿色而無言宣王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今當遠別何不權也禮曰何明公言之垂細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勲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宣王曰且止恐不可忍爽誅後入爲司隸校尉凡臨七郡五州皆有威信遷司空封大利亭侯邑一百戶禮與盧毓同郡時輩而情好不睦爲人雖互有長短然名位略齊云嘉平二年薨諡曰景侯孫元嗣

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也少孤貧厲志太祖召爲丞相文學掾出爲高唐陽泉鄆任令所在稱治文帝踐阼入爲尚書郎廷尉監出爲南陽涿郡太守涿北接鮮卑數有寇盜觀令邊民十家已上屯居築京候時或不願者觀乃假遣朝吏使歸助子弟不與期



會但敕事訖各還於是吏民相率不督自勸旬日之中一時俱成  
守禦有備寇鈔以息明帝卽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中平者主  
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爲劇  
邪主者曰若郡爲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爲民  
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  
之民乎遂言爲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  
其公心如此觀治身清素帥下以儉僚屬承風莫不自勵明帝幸  
許昌召觀爲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有倉卒喜怒而觀不阿  
息順指太尉司馬宣王請觀爲從事中郎遷爲尚書出爲河南尹  
徙少府大將軍曹爽使材官張達斫家屋材及諸私用之物觀聞  
知皆錄奪以沒官少府統三尚方御府內藏玩弄之寶爽等奢放  
多有干求憚觀守法乃徙爲太僕司馬宣王誅爽使觀行中領軍  
勳前朝改封悝膠東子

據爽弟羲營賜爵關內侯復爲尚書加駙馬都尉高貴鄉公卽位  
封中鄉亭侯頃之加光祿大夫轉爲右僕射常道鄉公卽位進封  
陽鄉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司空固辭不許遣使卽第  
拜授就官數日上送印綬輒自輿歸里舍薨于家遺令藏足容棺  
不設明器不封不樹謚曰肅侯子悝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觀著  
評曰韓暨處以靜居行化出以任職流稱崔林簡樸知能高柔明  
於法理孫禮剛斷伉厲王觀清勁貞白咸克致公輔及暨年過八  
十起家就列柔保官二十年元老終位比之徐邈常林於茲爲疾  
矣



魏書卷之二十四

魏書二十五

三國志二十五

辛毗楊阜高堂隆傳第二十五

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也其先建武中自隴西東遷毗隨兄評

從袁紹太祖為司空辟毗毗不得應命及袁尚攻兄譚於平原譚

使毗詣太祖求和英雄記曰譚尚戰於外門譚軍敗奔北郭圖說譚曰今將軍國小兵少糧匱執弱顯甫之來久則不敵愚以為可呼曹公來擊顯甫曹公至必

先攻鄴顯甫還救將軍引兵而西自鄴以北皆可虜得若顯甫軍破其兵奔亡又可斂取以拒曹公曹公遠僑而來糧餉不繼必自逃去此之際趙國以北皆我之有亦足與曹公為對矣不然不諧譚始不納後遂從之問圖誰可使圖答辛佐治可譚遂遣毗詣太祖太祖將征荊州次于西平毗見太祖致譚

意太祖大悅後數日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尚自相弊他日置酒毗

望太祖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白太祖太祖謂毗曰譚可信尚必

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執耳袁氏本兄弟

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今一旦求救於

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



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鬪，國分爲二。連年征伐，而戰士生蟣，加以旱蝗饑饉，竝臻國無困倉，行無裹糧。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卽不能自守。還救卽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弊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袁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緩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修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太祖曰：善。乃許譚平。次于黎陽。明年攻鄴。克之。表毗爲議郎。久之，太祖遣都護曹洪平下，辯使毗與曹休

參之。令曰：昔高祖貪財好色，而良平匡其過失。今佐治文烈，憂不輕矣。軍還爲丞相長史。文帝踐阼，遷侍中，賜爵關內侯。時議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爲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臣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旣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



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稀出上軍大將軍曹真征朱然于江陵毗行軍師還封廣平亭侯帝欲大興軍征吳毗諫曰吳楚之民險而難禦道隆後服道洿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今陛下祚有海內夫不賓者其能久乎昔尉佗稱帝子陽僭號歷年未幾或臣或誅何則違逆之道不久全而大德無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夫廟算而後出軍猶臨事而懼況今廟算有闕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循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修范蠡之養民法管仲之寄政則充國之屯田明仲尼之懷遠十年之中疆壯耆老童齒勝戰兆民知義將士思奮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毗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苟時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吳至江而還明帝卽位進封賴

鄉侯邑三百戶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邪宍從僕射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思精勤舊吏忠亮計略不如辛毗毗宍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効力不貴虛名也毗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爲衛尉帝方修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曰竊聞諸葛亮講武治兵而孫權市馬遼東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備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宮室大興加連年穀麥不收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少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唯陛下爲社稷計帝報曰二虜未滅而治宮室直諫



者立名之時也夫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兼辨使後世無所復增是  
蕭何為漢規摹之略也今卿為魏重臣亦宜解其大歸帝又欲平  
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則見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  
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  
為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

魏略曰諸葛亮圍祁山不克引退張郃追之為流矢所中死帝惜郃臨朝而歎曰蜀未平而郃死將若之何司空陳群曰郃誠良將國所依也毗心以為郃雖可惜然已死不當內弱主意而示外以不大也乃持群曰陳公是何言歟當建安之末天下不可一日無武皇帝也及委國祚而文皇帝受命黃初之世亦謂不可無文皇帝也及委棄天下而陛下龍興今國內所少豈張郃乎陳群曰亦誠如辛毗言帝笑曰陳公可謂善變矣臣松之以為擬人必於其倫取譬宜引其類故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毗欲弘廣主意當舉若張遼之疇安有於一將之死而可以祖宗為警哉非所宜言莫過於茲進違其類退似諂佞佐治剛正之體不宐有此魏畧既已難信習氏又從而載之竊謂斯人受誣不少青龍二年諸葛亮率眾出渭南先是大將軍司馬

宣王數請與亮戰明帝終不聽是歲恐不能禁乃以毗為大將軍  
軍師使持節六軍皆肅準毗節度莫敢犯違魏略曰宣王數數欲進攻毗禁不聽宣王雖能行意而每屈於毗亮卒復還為衛尉薨諡曰肅侯子敞嗣咸熙中為河南太守世語曰敞

辛毗女憲

英

字泰雍官至衛尉毗女憲英適太常泰山羊耽外孫英湛為其傳曰憲英聰明有才鑿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為大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生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為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宣王將誅爽因爽出閉城門大將軍司馬魯芝將爽府兵犯門斬關出城門赴爽來呼敞俱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以後事付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執行以驕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不可也且為人死為人任親昵之職也從眾而已敞遂出宣王果誅爽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逮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謂從子羊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為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母勿多言其後會請子琇為參司馬文王文王不聽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仁恕乎汝其慎之琇竟以全身憲英年七十有九泰始五年卒

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魏畧曰阜少與同郡尹奉次曾趙昂偉章俱發名章章次曾與阜俱為涼州從事以州從事

為牧韋端使詣許拜安定長史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表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失後事今雖疆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

軍

夏



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長史非其好遂去  
官而端徵爲太僕其子康代爲刺史辟阜爲別駕察孝廉辟丞相  
府州表留參軍事馬超之戰敗渭南也走保諸戎太祖追至安定  
而蘇伯反河間將引軍東還阜時奉使言於太祖曰超有信布之  
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軍還不嚴爲之備隴上諸郡非國  
家之有也太祖善之而軍還倉卒爲備不周超率衆戎渠帥以擊  
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  
之衆而張魯又遣大將楊昂以助之凡萬餘人攻城阜率國士大  
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從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  
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州遣別駕閻溫循水潛出  
求救爲超所殺於是刺史太守失色始有降超之意阜流涕諫曰  
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田單之守不固於此也棄

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阜以死守之遂號哭刺史太守卒遣人請  
和開城門迎超超入拘岳於冀使楊昂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  
之志而未得其便頃之阜以喪妻求葬假阜外兄姜敘屯歷城阜  
少長敘家見敘母及敘說前在冀中時事歔歔悲甚敘曰何爲乃  
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  
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  
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殺君也超彊而無義多釁易  
圖耳敘母慨然救從阜計定外與鄉人姜隱趙昂尹奉姚瓊孔信  
武都人李俊王靈結謀定討超約使從弟謨至冀語岳并結安定  
梁寬南安趙衢龐恭等約誓旣明十七年九月與敘起兵於鹵城  
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而衢寬等解岳閉冀城門討超妻子超襲  
歷城得敘母敘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



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超戰身被五創宗族兄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隴右平定太祖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阜爵關內侯阜讓曰阜君存無扞難之功君亡無死節之効於義當紬於法當誅超又不死無宜苟荷爵祿太祖報曰君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為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姜敘之母勸敘早發明智乃爾雖楊敞之妻蓋不過此賢哉賢哉良史記錄必不墜於地矣皇甫謐列女傳曰姜敘母者天水姜伯奕之母也建安中馬超攻冀害涼州刺史韋康州人悽然莫不感憤敘為撫夷將軍擁兵屯歷敘姑子楊阜故為康從事同等十餘人皆略屬超陰相結為康報仇未有間會阜妻死辭超寧歸西因過至歷候敘母說康被害及冀中之難相對泣良久姜敘舉室感悲敘母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豈一州之耻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汝無顧我事淹變生人誰不死死國忠義之大者但當速發我自為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因敘與阜參議許諾分人傳語鄉里尹奉趙昂及安定深寬等令敘先舉兵叛超超怒必自來擊敘寬等因從後閉門約誓以定敘遂進兵入鹵昂奉守祁山超聞果自出擊敘寬等從後閉冀門超失據過鹵敘守鹵超因進至歷歷中見超往以為敘軍還又傳聞超以走奔漢中故歷無備及超入歷執敘母母怒罵超超被罵大怒即殺敘母及其子燒城而去阜等以狀聞太祖甚嘉之手令褒揚語如本傳 臣松之按謐稱阜為敘姑子而本傳云敘為阜外兄與今名內外為不同謐又載超昂妻曰趙昂妻異者故益州刺史天水趙偉璋

妻王氏女也昂為羌道令留異在西會同郡梁雙反攻破西城害異兩男異女英年六歲獨與異在城中異見兩男已死又恐為雙所侵引刀欲自刎顧英而歎曰身死爾棄當誰恃哉吾聞西施蒙不潔之服則人掩鼻况我貌非西施乎乃以溷糞涅麻而被之數食瘠形自春至冬雙與州郡和異竟以是免難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里止謂英曰婦人無符信保傅則不出房闈昭姜沈流伯姬待燒每讀其傳心壯其節今吾遭亂不能死將何以復見諸姑所以偷生不死惟憐汝耳今官舍已近吾去汝死矣遂飲毒藥而絕時適有解毒藥良湯撤口灌之良久乃蘇建安中昂轉參軍事徙居冀會馬超攻冀異躬著布韞佐昂守備又悉脫所佩環黼黻以賞戰士及超攻急城中飢困刺史韋康素仁愍吏民傷殘欲與超和昂諫不聽歸以語異異曰君有爭臣大夫有專利之義專不為非也焉知救兵不到關隴哉當共勉卒高勳全節致死不可從也昂還康與超和超遂背約害康又劫昂質其嫡子月於南鄭欲要昂以為已用然心未甚信超妻楊聞異節行請與誠終日異欲信昂於超以濟其謀謂楊曰昔管仲入齊立九合之功由余適秦穆公成霸方今社稷初定治亂在於得人涼州士馬迺可與中夏爭鋒不可不詳也楊深感之以為忠於已遂與異重相接結昂所以得信於超全功免禍者異之力也及昂與楊阜等結謀討超告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奈月何異厲聲應曰忠義立於身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為重况一子哉夫項託顏淵豈復百年貴義存耳昂曰善遂共閉門逐超超奔漢中從張魯得兵還異復與昂保祁山為超所圍二十日救兵到乃解超卒殺異子月凡自冀城之難至于祁山昂出九奇異輒參焉

祖征漢中以阜為益州刺史還拜金城太守未發轉武都太守郡

濱蜀漢阜請依龔遂故事安之而已會劉備遣張飛馬超等從沮

道趣下辯而兵雷定等七部萬餘落反應之太祖遣都護曹洪禦

超等超等退還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者羅縠之衣蹋鼓一坐皆笑

九三



阜厲聲責洪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人形體雖桀紂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坐肅然憚焉及劉備取漢中以逼下辯太祖以武都孤遠欲移之恐吏民戀土阜威信素著前後徙民氏使居京兆扶風天水界者萬餘戶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負而隨之爲政舉大綱而已下不忍欺也文帝問侍中劉曄等武都太守何如人也皆稱阜有公輔之節未及用會帝崩在郡十餘年徵拜城門校尉阜常見明帝著裊被縹綾半褻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遷將作大匠時初治宮室發美女以充後庭數出入弋獵秋大雨震電多殺鳥雀阜上疏曰臣聞明主在上羣下盡辭堯舜聖德求非索諫大禹勤功務卑宮室成湯遭旱歸咎責已周文刑於寡妻以御家邦漢文躬行節儉身衣弋綈此皆能昭令問貽

厥孫謀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盪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於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誠懼矣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邪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頃者天雨又多卒暴雷電非常至殺鳥雀天地神明以王者爲子也政有不當則見災譴克已內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形之外慎明纖微之初法漢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頃所調送小女遠聞不令宜爲後圖諸所繕治務從約節書曰九族旣睦協和萬國事思厥宜以從中道精心計謀省息費



不止也  
用者書  
雷復  
上卷之三

用吳蜀以定爾乃上安下樂九親熙熙如此以往祖考心歡堯舜其猶病諸今宜開大信於天下以安衆庶以示遠人時雍丘王植怨於不齒藩國至親法禁峻密故阜又陳九族之義焉詔報曰間得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聞政切至之辭款誠篤實退思補過將順匡救備至悉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後遷少府是時大司馬曹真伐蜀遇雨不進阜上疏曰昔文王有赤烏之符而猶日昃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陛下宜深有以專精應答側席而坐思示遠以德綏邇以儉間者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閱山險以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以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武王還師殷

卒以亡知天期也今年凶民饑宜發明詔損膳減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罷之昔邵信臣爲少府於無事之世而奏罷浮食今者軍用不足益宜節度帝卽召諸軍還後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阜議以爲致治在於任賢典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爲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敦樸之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聞而愈敬憚阜帝愛女淑未期而天帝痛之甚追封平原公主立廟



洛陽葬於南陵將自臨送阜上疏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可送葬也哉帝不從帝既新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殷周楚靈秦皇爲深誠高高在上實鑒后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卹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闐其無人王者以天下爲家言豐屋之禍

至於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飢色陛下不以是爲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

其惡不爲身計而阜表云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此則發憤爲已豈爲國哉斯言也豈不傷譴烈之義爲一表之病乎君作元首臣爲股肱

存亡一體得失同之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駑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荅每朝廷會議阜常侃然以天下爲已任數諫爭不聽乃屢乞遜位未許會卒家無餘財孫豹嗣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曾高堂生後也少爲諸生泰山太守辭悌命爲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劔敕督軍曰



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箏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後去吏避地濟南建安十八年太祖召爲丞相軍議掾後爲歷城侯徵文學轉爲相徵遭太祖喪不哀反游獵馳騁隆以義正諫甚得輔導之節黃初中爲堂陽長以選爲平原王傅王卽尊位是爲明帝以隆爲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帝初踐阼羣臣或以爲宜饗會隆曰唐虞有遏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于四海以爲不宜爲會帝敬納之遷陳留太守犢民西牧年七十餘有至行舉爲計曹掾帝嘉之特除郎中以顯焉徵隆爲散騎常侍賜爵關內侯

魏略曰太史上漢歷不及天時因更推步望朔晦爲太和曆帝以隆學問優深於天文又精乃詔使隆與尚書郎楊偉太史待詔駱祿參共推授偉祿是太史隆故據舊曆更相劾奏紛紜數歲偉稱祿得日蝕而月晦不盡隆不得日蝕而月晦盡詔從太史隆所爭雖不得而遠近猶知其精微也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

而弗聽伶州鳩對而弗從遂迷不返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爲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卞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爲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曰夫禮樂者爲治之大本也故蕭韶九成鳳皇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以隕大鐘旣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恒由斯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聖王樂聞其闕故有箴規之道忠臣願竭其節故有匪躬之義也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史令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隆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



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大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雉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修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按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誠然今宮室之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已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柏梁旣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也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覩災責躬退而修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

甫

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埽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筆甫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豈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帝遂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覩災竦懼祇承天戒故其興也勃焉今若休罷百役儉以足用增崇德政動遵帝則除普天之所患興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殷宗轉禍爲福而已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存社稷臣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

生



天

豈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是歲有星孛於大辰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今園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興戎軍國之費所盡略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興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怒吁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爲先然後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擘章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此乃皇太子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始卒皆於尊位殷勤鄭里欲

必覺寤陛下斯乃慈父懇切之訓宜崇孝子祗聳之禮以率先天下以昭示後昆不宐有忽以重天怒時軍國多事用法深重隆上疏曰夫拓跡垂統必俟聖明輔世匡治亦須良佐用能庶績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風回首面內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禮樂班敘明堂修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悌尚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緝熙之化混于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然九域之內可揖讓而治尚何憂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猶焚絲非政理也可命羣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爲典式隆又以爲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易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三春稱玉



明三統也。於是敷演舊章，奏而改焉。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遷光祿勳帝，愈增崇宮殿，彫飾觀閣，鑿太山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鑄作黃龍鳳皇奇偉之獸，飾金墉陵雲臺，陵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于學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疏切諫曰：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

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巳，禹敷九州，庶土庸勲，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姬煦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荐臻，無以卒歲。宜加愍卹，以救其困。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旣發，懼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昏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天道旣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于心，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



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竝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咨者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竝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

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爲天下倒縣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疆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人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旣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府掌九伐之則以給九



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會音今陛下所與共坐廟廊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爲世誠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身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豈惟曾子願陛下少垂省覽渙然改往事之過謬勃然興來事之淵塞使神人嚮應殊方慕義四靈效珍玉衡曜精則三王可邁五帝可越非徒繼體守文而已也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

蹈踵桀紂幽厲之跡莫不嗤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以若所爲求若所致猶緣木求魚水作冰其不可得明矣尋觀三代之有天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萬國咸寧九有有截鹿臺之金巨橋之粟無所用之仍舊南面夫何爲哉然癸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尚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說作靡靡之樂安濮上之音上天不蠲眷然回顧宗國爲墟不夷于隸紂縣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旣兼之不修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葉永垂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圯哉近漢孝武乘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內興宮殿十餘年間天下囂然乃信越巫懟天遷怒起建



章之宮千門萬戶卒致江充妖蠱之變至於宮室乖離父子相殘  
殃咎之毒禍流數世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身育長燕  
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  
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其時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  
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斯蓋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惟德  
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撥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  
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歸  
還里舍若遂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詔曰生廉侔伯夷直過史  
魚執心堅白謇謇匪躬如何微疾未除退身里舍昔邴吉以陰德  
疾除而延壽貢禹以守節疾篤而濟愈生其彊飯專精以自持隆  
卒遺令薄葬斂以時服習鑿齒曰高堂隆可謂忠臣矣君多每思諫其惡將死不忘憂  
社稷正辭動於昏主明戒驗於身後謗諤足以勵物德音沒  
而彌彰可不謂忠且智乎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  
悔又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其高堂隆之謂也初太和中中護軍蔣濟上疏曰

蘇林

秦靜

坑儒時

苟卿也

死此蓋言

秦之惡小

實多也

棧潛

宜遵古封禪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寢歷歲後遂議修  
之使隆撰其禮儀帝聞隆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  
亡也子琛嗣爵始景初中帝以蘇林秦靜等並老恐無能傳業者  
乃詔曰昔先聖既沒而其遺言餘教著於六藝六藝之文禮又為  
急弗可斯須離者也末俗背本所由來久故閔子譏原伯之不學  
荀卿醜秦世之坑儒儒學既廢則風化曷由興哉方今宿生巨儒  
竝各年高教訓之道孰為其繼昔伏生將老漢文帝嗣以鼂錯穀  
梁寡疇宣帝承以士郎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祿  
勳隆散騎常侍林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主者具為設課試之法  
夏侯勝有言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  
今學者有能究極經道則爵祿榮寵不期而至可不勉哉數年隆  
等皆卒學者遂廢初任城棧潛太祖世歷縣令潛字彥臯  
應璩書林嘗督守鄴



城時文帝爲太子耽樂田獵晨出夜還潛諫曰王公設險以固其國都城禁衛用戒不虞大雅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又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若逸于游田晨出昏歸以一日從禽之娛而忘無垠之釁愚竊惑之太子不悅然自後游出差簡黃初中文帝將立郭貴嬪爲皇后潛上疏諫語在后妃傳明帝時衆役並興戚屬疏斥潛上疏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覆燾群生熙育兆庶故方制四海匪爲天子裂土分疆匪爲諸侯也始自三皇爰暨唐虞咸以博濟加于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賴之三五旣微降逮于漢治日益少喪亂弘多自時厥後亦罔克又太祖濬哲神武芟除暴亂克復王綱以開帝業文帝受天明命廓恢皇基踐阼七載每事未遑陛下聖德纂承洪緒宜崇晏晏與民休息而方隅匪寧征夫遠戍有事海外縣旌萬里六軍騷動水陸轉運百姓舍業日費千金大興

殿舍功作萬計徂來之松刊山窮谷怪石珉珠浮于河淮都圻之內盡爲甸服當供稟秬銓粟之調而爲苑囿擇禽之府盛林莽之穢豐鹿兔之藪傷害農功地繁茨棘災疫流行民物大潰上減和氣嘉禾不植臣聞文王作豐經始勿亟百姓子來不日而成靈沼靈囿與民共之今宮觀崇侈雕鏤極妙忘有虞之總期思殷辛之瓊室禁地千里舉足投網麗擬阿房役百乾谿臣恐民力彫盡下不堪命也昔秦據殽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號謚至萬葉而二世顛覆願爲黔首由枝幹旣朽本實先拔也蓋聖王之御世也克明俊德庸勳親親俊又在官則功業可隆親親顯用則安危同憂深根固本竝爲幹翼雖歷盛衰內外有輔昔成王幼冲未能蒞政周呂召畢並在左右今旣無衛侯康叔之監分陝所任又非旦奭東宮未建天下無副願陛下留心關塞永保無極



則海內幸甚後為燕中尉辭疾不就卒

評曰辛毗楊阜剛亮公直正諫匪躬亞乎汲黯之高風焉高堂隆

學業修明志在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規

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歟

此卷考魏之強毅教德之人祖

漢子見本紀景初元年冬十月

注又見晉書傳此本書為陰

律非也

三月初三日

癸卯年

魏書二十五

蘇川屯鳳蘭氏圖印

三國志二十五

魏書二十六

三國志二十六

滿田牽郭傳第二十六

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也年十八為郡督郵時郡內李朔等各

擁部曲害于平民太守使寵糾焉朔等請罪不復鈔略守高平令

縣人張苞為郡督郵貪穢受取干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

卒出收之詰責所犯即日考竟遂棄官歸太祖臨兗州辟為從事

及為大將軍辟署西曹屬為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

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白太祖太祖召許主者寵

知將欲原乃速殺之太祖喜曰當事不當爾邪故太尉楊彪收付

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

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當

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為明



公惜之太祖即日赦出彪初或融聞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了更

善寵臣松之以為揚公積德之門身為各臣縱有奸貪猶宜保祐況淫刑所濫而可加其楚掠

解前時袁紹盛於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兵

拒守太祖憂之以寵為汝南太守寵募其服從者五百人率攻下

二十餘壁誘其未降渠帥於坐上殺十餘人一時皆平得戶二萬

兵二千人令就田業建安十三年從太祖征荊州大軍還留寵行

奮威將軍屯當陽孫權數擾東陲復召寵還為汝南太守賜爵關

內侯關羽圍襄陽寵助征南將軍曹仁屯樊城拒之而左將軍于

禁等軍以霖雨水長為羽所沒羽急攻樊城樊城得水往往崩壞

眾皆失色或謂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

夜走雖失城尚可全身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

在邲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倚其後

耳今若遯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寵乃沈

白馬與軍人盟誓會徐晃等救至寵力戰有功羽遂退進封安昌

亭侯文帝即王位遷揚武將軍破吳於江陵有功更拜伏波將軍

屯新野大軍南征到精湖寵帥諸軍在前與賊隔水相對寵敕諸

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軍宜為其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

十部伏夜來燒寵掩擊破之進封南鄉侯黃初三年假寵節鉞五

年拜前將軍明帝即位進封昌邑侯太和二年領豫州刺史三年

春降人稱吳大嚴揚聲欲詣江北獵孫權欲自出寵度其必襲西

陽而為之備權聞之退還秋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令寵向夏

口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傍江易進難

退此兵之窪地也若入無疆口宜深為之備寵表未報休遂深入

賊果從無疆口斷夾石要休還路休戰不利退走會朱靈等從後



來斷道與賊相遇賊驚走休軍乃得還是歲休薨寵以前將軍代都督揚州諸軍事汝南兵民戀慕大小相率奔隨道路不可禁止護軍表上欲殺其爲首者詔使寵將親兵千人自隨其餘一無所問四年拜寵征東將軍其冬孫權揚聲欲至合肥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賊尋退還被詔罷兵寵以爲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僞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其明年吳將孫布遣人詣揚州求降辭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刺史王凌騰布書請兵馬迎之寵以爲必詐不與兵而爲凌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寵會被書當入朝敕留府長史若凌欲往迎勿與兵也凌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

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初寵與凌共事不平凌支黨毀寵疲老悖謬故明帝召之既至體氣康彊見

而遣還

世語曰王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爲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勳方岳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爲所闕可令還

朝問以方事以察之帝從之寵既至進見飲酒至一石不亂帝慰勞之遣還

寵屢表求留詔報曰昔廉頗彊食馬援

據鞍今君未老而自謂已老何與廉馬之相背邪其思安邊境惠此中國明年吳將陸遜向廬江論者以爲宜速赴之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縣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整軍趨揚宜口賊聞大兵東下卽夜遯時權歲有來計青龍元年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執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倚其歸路於計爲



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為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為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無限必以淮北為守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為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來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為長詔遂報聽其年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寵謂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必於其眾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城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明年權自將號十萬至合肥新城寵馳往赴募壯士數十人折松為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攻具射殺權弟子孫泰賊於是引退三年春

權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北至八月寵以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衛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史督二軍循江東下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詔美之因以所獲盡為將士賞景初二年以寵年老徵還遷為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公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焉寵前後增邑凡九千六百戶封子孫二人亭侯正始三年薨諡曰景侯子偉嗣偉以格度知名官至衛尉世語曰偉字公衡偉子長武有寵風年二十四為大將軍掾高貴鄉公之難以掾守閭闔掖門司馬文王弟安陽亭侯幹欲入幹妃偉妹也長武謂幹曰此門近公且來無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幹遂從之文王問幹入何遲幹言其故參軍王羨亦不得入恨之既而羨因王左右啓王滿掾斷門不內人宜推効於春之役偉從文王至許以疾不進子從求還省疾事定乃從歸由此內見恨收長武考死杖下免為庶人時人冤之偉弟子奮晉元康中至尚書令司隸校尉寵偉長武奮皆長八尺荀綽冀州記曰奮性清平有識檢晉諸公贊曰奮體量通雅有寵風也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也劉備之奔公孫瓚也豫時年少自託於備備甚奇之備為豫州刺史豫以母老求歸備涕泣與別曰恨



不與君共成大事也。公孫瓚使豫守東州，令瓚將王門叛。瓚爲表，紹將萬餘人來攻。衆懼欲降，豫登城謂門曰：「卿爲公孫所厚而去，意有所不得已也。今還作賊，乃知卿亂人耳。」夫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吾旣受之矣，何不急攻乎？門慙而退。瓚雖知豫有權謀而不能任也。瓚敗而鮮于輔爲國人所推行，太守事素善豫，以爲長史。時雄傑竝起，輔莫知所從。豫謂輔曰：「終能定天下者，必曹氏也。宜速歸命，無後禍。」期輔從其計，用受封寵。太祖召豫爲丞相軍謀掾，除潁陰朗陵令，遷弋陽太守。所在有治。鄢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爲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爲。豫因地形回車結圍，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前平代，皆豫策也。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在山中爲群盜，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皆當死。豫悉

見諸繫囚，慰喻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卽相告語羣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具以狀上。太祖善之。文帝初，北狄彊盛，侵擾邊塞。乃使豫持節護烏丸，校尉牽招解僦并護鮮卑。自高柳以東，滅貊以西，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割地，統御各有分界，乃共要誓，皆不得以馬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爲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構離之，使自爲讐敵，互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匹與官爲比能所攻，求救於豫。豫恐遂相兼并，爲害滋深，宜救善討惡，示信衆狄。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鈔軍前後斷截歸路。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取牛馬糞，然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煙火不絕，以爲尚在，去行數十里，乃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十重，豫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



衆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尸蔽地又烏丸王骨進  
桀黠不恭豫因出塞按行軍將麾下百餘騎入進部進逆拜遂使  
左右斬進顯其罪惡以令衆衆皆怖懼不敢動便以進弟代進自  
是胡人破膽威震沙漠山賊高艾衆數千人寇鈔爲幽冀害豫誘  
使鮮卑素利部斬艾傳首京都封豫長樂亭侯爲校尉九年其御  
夷狄恒摧抑兼并乖散彊猾凡通亡姦宄爲胡作計不利官者豫  
皆搆刺攪離使凶邪之謀不遂聚居之類不安事業未究而幽州  
刺史王雄支黨欲令雄領烏丸校尉毀豫亂邊爲國生事遂轉豫  
爲汝南太守加珍夷將軍太和末公孫淵以遼東叛帝欲征之而  
難其中領軍楊暨舉豫應選臣松之案暨字休先熒陽人事見劉曄傳暨子肇  
晉荊州刺史山濤啓事稱肇有才能肇子潭字道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假節往討之會吳  
賊遣使與淵相結帝以賊衆多又以渡海詔豫使罷軍豫度賊船

元次韻字公嗣字或字長  
文次經字仲武自見潘岳集

難其人中領軍楊暨舉豫應選

臣松之案暨字休先熒陽人事見劉曄傳暨子肇  
晉荊州刺史山濤啓事稱肇有才能肇子潭字道

直書

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隨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  
輒便循海按行地勢及諸山島徼截險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  
漢武之觀賊還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沈沒波蕩著岸無所逃竄盡  
虜其衆初諸將皆笑於空地待賊及賊破競欲與謀求入海鉤取  
浪船豫懼窮虜死戰皆不聽初豫以太守督青州青州刺史程喜  
內懷不服軍事之際多相違錯喜知帝寶愛明珠乃密上豫雖有  
戰功而禁令寬弛所得器仗珠金甚多放散皆不納官由是功不  
見列後孫權號十萬衆攻新城征東將軍滿寵欲率諸軍救之豫  
曰賊悉衆大舉非徒投射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  
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  
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執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又  
大軍相向當使難知不當使自畫也豫輒上狀天子從之會賊遁



走後吳復來寇豫往拒之賊即退諸軍夜驚云賊復來豫臥不起  
令眾敢動者斬有頃竟無賊景初末增邑三百并前五百戶正始  
初遷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加振威將軍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  
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為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  
馬宣王以為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荅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  
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拜太中大夫食  
卿祿年八十二薨子彭祖嗣魏略曰豫罷官歸居魏縣會汝南遣健步詣征北感豫  
宿恩過拜之豫為殺雞炊黍送詣至陌頭謂之曰罷老  
苦汝來過無能有益若何健步愍其貧羸流涕而去還為故吏民說之汝南為具資數千匹遣人  
餉豫豫一不受會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  
於其邊乎豫言豹所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  
善妻子從之汝南聞其死也悲之既為画像又就為立碑銘

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貧賈雖殊類咸高豫

節魏略曰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以為前所與豫物顯露不如持  
金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我欲有所道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

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荅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以  
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沃金朕甚嘉焉乃即賜絹五百匹豫得

賜分以其半藏小府後胡復來以半與之嘉平六年下詔褒揚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

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為  
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  
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殞斂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  
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顯名冀  
州牧袁紹辟為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騎紹舍人犯令招先斬乃  
白紹奇其意而不見罪也紹卒又事紹子尚建安九年太祖圍鄴  
尚遣招至上黨督致軍糧未還尚破走到中山時尚外兄高幹為  
并州刺史招以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萬北  
阻疆胡勸幹迎尚并力觀變幹既不能而陰欲害招招聞之間行  
而去道隔不得追尚遂東詣太祖太祖領冀州辟為從事太祖將  
討袁譚而柳城烏丸欲出騎助譚太祖以招嘗領烏丸遣詣柳城



此操  
名總  
宜之也

六操  
何也

到值峭王嚴以五千騎當遣詣譚又遼東太守公孫康自稱平州  
牧遣使韓忠齋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大會群長忠亦在坐峭  
王問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為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  
天子假我真單于遼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為正招答曰昔袁  
公承制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公代之言當白天子更  
假真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遼東在滄海  
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當今之執彊者為右曹操獨  
何得為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  
四海汝君臣頑嚚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  
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便捉忠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  
徒跣抱招以救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為峭王等說成敗之效  
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敕教便辭遼東之使罷所嚴騎太祖

滅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掾從討烏丸至柳城拜護烏丸校尉還鄴  
遼東送表尚首縣在馬市招覩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舉為  
茂才從平漢中太祖還留招為中護軍事罷還鄴拜平虜校尉將  
兵督青州徐州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其渠率東土寧諫文帝踐阼  
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山澤又亡叛在  
鮮卑中者處有千數招廣布恩信招誘降附建義中郎將公孫集  
等率將部曲咸各歸命使還本部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  
萬落皆令款塞大軍欲征吳召招還至值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為  
鴈門太守郡在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鈔不斷招既教民戰陣  
又表復烏丸五百餘家租調使備鞍馬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  
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膽氣日銳荒野無虞又構間離散使虜  
更相猜疑鮮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為隙將部落三



萬餘家詣郡附塞救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首羅侯及叛烏丸歸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讐是以招自出率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陁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內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諸亡叛雖親戚不敢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晏閑寇賊靜息招乃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郡所治廣武井水鹹苦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往反七里招準望池執因山陵之空鑿原開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太和二年護烏丸校尉田豫出塞爲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招卽整勒兵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憲禁招招以爲節將見圍不可拘於吏議自表輒行又並馳布羽檄稱陳形執云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東行會誅虜身檄到豫軍踊躍又移一通於虜蹊要虜卽恐怖種

類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比能復大合騎來到故平州塞北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招以蜀虜諸葛亮數出而比能狡猾能相交通表爲防備議者以爲縣遠未之信也會亮時在祁山果遣使連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使從便宜討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曰虜虜遷徙無常若勞師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欲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運難以密辦可使守新興鴈門二牙門出屯陁北外以鎮撫內令兵田儲畜資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釁征討計必全克未及施行會病卒招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其治邊之稱次於田豫百姓追思之而漁陽傅容在鴈門有名績繼招後在遼東又有事功云招子嘉嗣次子弘亦猛毅有招風以隴西太守隨鄧艾伐蜀有功咸熙中爲振威護軍嘉與晉司徒李胤同母早卒

傳名

案晉書弘後爲揚州涼州刺史以果烈死事於邊嘉子秀字成叔荀綽冀州記曰



孝秀傳

秀有雋才性豪俠有氣弱冠得美名於太康中為衛瑾崔洪石崇等所提攜以新安令博士為司空從事中郎與帝舅黃門侍郎王愷素相輕侮愷諷司隸荀愷令都官誣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興妻秀即表訴被誣陷之由論愷愷行文辭尤厲于時朝臣雖多證明秀名譽由是而損後張華請為長史稍遷至尚書河間王以秀為平北將軍假節在馮翊遇害世人玩其辭賦惜其材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按郭氏譜淮祖全大司農父緄鴈門太守建安中舉孝廉除平原府丞文帝為五官將召淮署為門下賊曹轉為丞相兵曹議令史從征漢中太祖還留征西將軍夏侯淵拒劉備以淮為淵司馬淵與備戰淮時有疾不出淵遇害軍中擾擾淮收散卒推盪寇將軍張郃為軍主諸營乃定其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眾寡不敵備便乘勝欲依水為陣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為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陣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太祖善之假郃節復以淮為司馬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轉為鎮西長史又行征羌護軍護左將

心強詞

軍張郃冠軍將軍楊秋討山賊鄭甘盧水叛胡皆破平之關中始定民得安業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道路得疾故計遠近為稽留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帝悅之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五年為真安定羌大帥辟蹠反討破降之每羌胡來降淮輒先使人推問其親理男女多少年歲長幼及見一二知其款曲訊問周至咸稱神明太和二年蜀相諸葛亮出祁山遣將軍馬謖至街亭高詳屯列柳城張郃擊謖淮攻詳營皆破之又破隴西名羌唐踰於枹罕加建威將軍五年蜀出鹵城是時隴右無穀議欲關中大運淮以威恩撫循羌胡家使出穀平其輸調軍食用足轉揚武將軍青龍二年



諸葛亮出斜谷並田于蘭坑是時司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正始元年蜀將姜維出隴西淮遂進軍追至疆中維退遂討羌迷當等按撫柔氏三千餘落拔徙以實關中遷左將軍涼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種落二千餘家附雍州淮奏請使居安定之高平爲民保鄣其後因置西川都尉轉拜前將軍領州如故五年夏侯玄伐蜀淮督諸軍爲前鋒淮度執不利輒拔軍出故不大敗還假淮節八年隴西南安金城西平諸羌餓何燒戈伐同蛾遮塞等相結叛亂攻圍城邑南招蜀兵涼州名胡治無戴復

叛應之討蜀護軍夏侯霸督諸軍屯爲翅淮軍始到狄道議者僉謂宜先討定枹罕內平惡羌外折賊謀淮策維必來攻霸遂入湫中轉南迎霸維果攻爲翅會淮軍適至維遁退進討叛羌斬餓何燒戈降服者萬餘落九年遮塞等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拒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渡兵據白土城擊大破之治無戴圍武威家屬留在西海淮進軍趣西海欲掩取其累重會無戴折還與戰於龍夷之北破走之令居惡虜在石頭山之西當大道止斷絕王使淮還過討大破之姜維出石營從彊川乃西迎治無戴留陰平太守廖化於成重山築城斂破羌保質淮欲分兵取之諸將以維衆西接彊胡化以據險分軍兩持兵執轉弱進不制維退不拔化非計也不如合而俱西及胡蜀未集絕其內外此伐交之兵也淮曰今往取化出賊不意維必狼顧比維自致足以定化且使維疲於奔



命兵不遠西而胡交自離此一舉而兩全之策也乃別遣夏侯霸等追維於沓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還救化皆如淮計進封都鄉侯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是歲與雍州刺史陳泰協策降蜀牙門將句安等於翅上二年詔曰昔漢川之役幾至傾覆淮臨危濟難功書王府在關右三十餘年外征寇虜內綏民夷比歲以來摧破廖化禽虜句安功績顯著朕甚嘉之今以淮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進封陽曲侯邑凡二千七百八十戶分三百戶封一子亭侯

世語曰淮妻王凌之妹凌誅妹當從坐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

數千人叩頭請淮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左右追妻於是追者數千騎數日而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觀展在近書至宣王亦有之正元二年薨追贈大將軍謚

曰貞侯子統嗣統官至荊州刺史薨子正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

淮著勲前朝改封汾陽子

晉諸公贊曰淮弟配字仲南有重名位至城陽太守裴秀賈充皆配女婿子展字泰舒有器度幹用歷職著績終於

太僕次弟豫字泰寧相國參軍知各早交女適王從配弟鎮字季南謁者僕射鎮子奕字泰業山濤啓事稱奕高簡有雅量歷位雍州刺史尚書

評曰滿寵立志剛毅勇而有謀田豫居身清白規略明練牽招秉義壯烈威績顯著郭淮方策精詳垂問秦雍而豫位止小州招終於郡守未盡其用也

初二灯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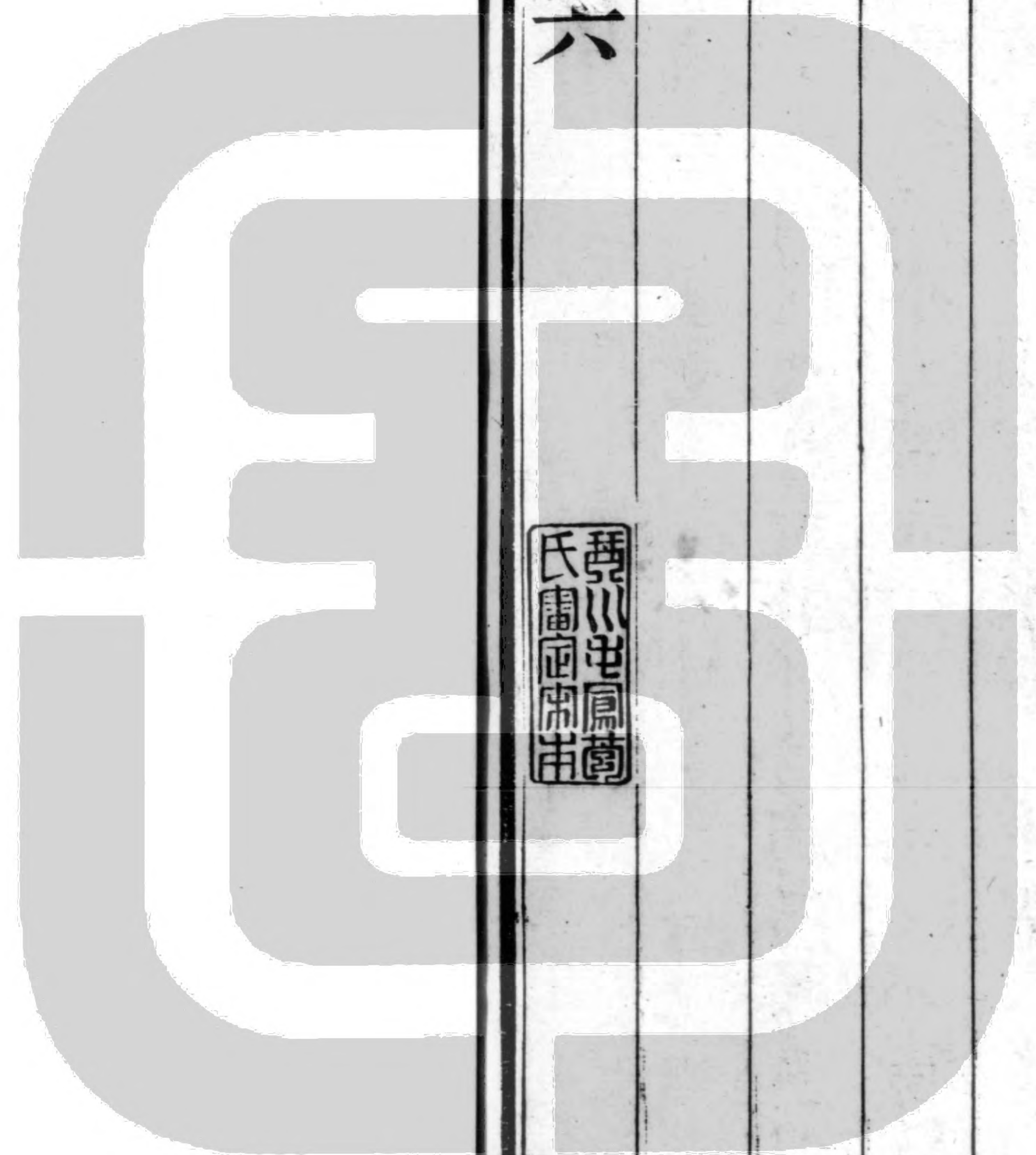


漢書卷之六

魏書二十六

魏川世鳳蘭  
氏關函開甫

三國志二十六





卷一